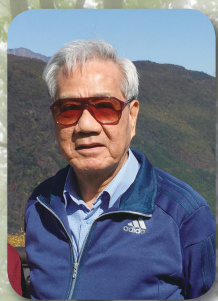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結廬在人境



台中中州社／  
林遠宏 CP Medico

邇來不少心蕩神馳的病人會來看門診，他們總是滔滔陳述一大堆症狀，但卻都找不出什麼生理上的疾病。一般來說，疾病可分為官能性與機能性，所謂官能性疾病是器官本身發生病變，因而引發一些與該器官相關連的臨床症狀。至於機能性疾病，器官往往是正常的，只是器官所具有的機能不順遂而已。器官既然正常，為何會引起機能性的毛病？大都是因為支配該器官的自律神經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，而使得器官的機能違和。

遇到這方面的病人，我會先為他們做詳細的檢查，以排除官能性疾病的可能。這種病人有一共通的特性，他們會從頭頂細數到腳底，幾乎全身每個地方都不舒服，但卻說不出一個所以然，所陳述的症狀也是含糊其詞，無跡可尋。對這種病人，為了減低他們的緊張與不安，我有時會半開玩笑地說：「既然全身都不舒服，何不甘脆只說舒服的地方，豈不簡單又明瞭？」然後開給他們一些精神安定劑。

除了醫院門診常見到這些無病呻吟的病人，聽說命相師、堪輿師、神壇等行業也相對

大發利市。為何會有這種不尋常的現象出現？我認為與許多人將爭名逐利當成終生志業有關，因為在功名利祿的追逐中，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完全被扭曲，人失去了自我，剩下一付行尸走肉的皮囊，形、影、神各吹各的調，生理與心理無法調和，怎能沒有病痛？因此我寫了一首古詩：

### 行尸走肉

爭名心旌飄，逐利意去搖。

心餒意頹廢，尸居餘氣微。

我很欣賞田園詩人陶淵明那份恬淡自適，真淳自然的人生觀，他寫了不少詩作，表達他誤入仕途之苦與復返田園之樂，其中飲酒詩之五就令我百吟不厭。

### 飲酒詩（其五）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

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

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

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

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

人境原本就是俗累紛沓的地方，怎能沒有

車馬的喧囂？但只要「心遠地自偏」，讓心遠離塵世，自然就能身在人境，卻地自偏遠，不染俗情。換言之，我不牽掛世俗，世俗也就煩擾不了我心。就在世我兩忘，悠然自得的意趣中，在東籬下採摘菊花，無意中見到了南山，凝眸於於璀璨的落日、山氣與彩霞，感受飛鳥相偕返巢之樂，頓時境與意會，意由心生，在美好的暮色中體悟到人生的真義，這份欣喜想必不是功名利祿所能比擬，就算想方設法加以形容，也絕非凡夫俗子所能體會！事實上，南山、日夕、山氣、飛鳥無時不在，只是一般人行色匆匆，視而不見。如果能有詩人「心遠地自偏」的豁達胸襟去包容萬物，相信周遭的任何景物都能成為賞心悅目的美景。

阿爸也曾經寫過一首五言古詩，與陶淵明的這首飲酒詩有異曲同工之妙：

#### 山居感賦

茅舍結深山，神清意自閒。

無憂無歲月，那管死生關。

古云：大隱隱於朝，中隱隱於市，小隱隱於野。我認為「隱」的真義是在於內心清靜的本質，而不是身處之場所的形式。阿爸詩中所指的「深山」想必就是內心深處的這種清靜境界，而不是泛泛所認為的深林山野。有些人位居要津，但一介不取，守正不阿，甘於恬淡而不為虛華所惑，這樣的修持甚至遠勝於隱居深山的高僧。反觀有些出家人，身披袈裟卻念念不忘外頭的娑婆世界，身居山林卻心在魏闕，只是避世而不避諠，似此心性，何隱之有？

我雖是一芥草民，但在繁華的鬧市中，我不買報紙，不看電視，工作之餘就屈居斗室，與書為伴，品茗自娛，不但忘了外界的擾攘，也忘了身，忘了心，幾乎與世相遺。老子曰：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；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」既然身與心都忘了，死與生又有何有予我哉？

我很喜歡阿爸這首詩作，特地請他的好友書法名家蔡元亨先生，以雙管齊下謄錄，掛在客廳，作為我修心養性的圭臬。